



倘若說安徽有三張名片的話，第一張是黃山，第二張是黃梅戲，這張就是徽菜了。《徽州府志》記載，徽菜早在一千多年前南宋年間就發端於古老徽州績溪，它是中國八大菜系之一。績溪人飲食歷來十分講究，月月有節，代代傳藝。每逢節日，家家戶戶都採用野生的竹筍、蕨菜、香菇、木耳、獼猴桃和石雞、石耳、石魚、山雞、山龜、野兔及豆腐、魚類等動、植物原料製作各種徽菜佳餚來歡度節日，所以說，徽菜是由「山珍野味」而著稱，以「毛豆腐」、「臭鱖魚」聞名遐邇。

徽菜是皖南菜、皖江菜、合肥菜、淮南菜和皖北菜等五大安徽地方菜餚的總稱，其中以皖南菜為代表。由於績溪處於兩種氣候交接地帶，雨量較多、氣候適中，物產特別豐富。僅黃山植物就有一千四百七十多種，其中不少可以食用。因此徽菜是以安徽特產為主要原料，在採用民間傳統烹調技法的基礎上，吸收其他菜系技藝之長烹製出的以鹹鮮味為主的地方菜餚。

皖南菜以黃山、宣城地方風味為主，是徽菜的主流和淵源。其主要特點是鹹鮮味醇、原汁原味。擅長燒、燉、煙、蒸，講究火力，善以火腿佐味，冰糖提鮮。代表菜有清燉馬蹄鱉、鮑片鱖魚（即臭鱖魚）、徽州毛豆腐、徽州蒸雞、胡適一品鍋、紅燒劃水、敬亭綠雪、茂林糊等。

皖江菜以沿江兩岸的蕪湖、安慶、巢湖等地方菜餚為代表。主要特點是鹹鮮微甜、酥嫩清爽。擅長紅燒、清蒸和煙燻，以烹調河鮮、家禽見長，講究刀工，注重形色，善於用糖調味。代表菜有無為熏鴨、毛峰熏白魚、炒蝦絲、八寶蛋、迎江寺素雞、馬義興老鴨湯等。

皖北菜以蚌埠、阜陽、淮北等地方菜餚為代表。主要特點是鹹鮮微辣、酥脆醇厚。擅長燒、炸、燜、溜，善用芡芡（香菜）、辣椒、香料配色、佐味、增香。代表菜有符離集燒雞、蕭縣葡萄魚、春芽燜蛋、魚咬羊、苔乾羊肉絲等。

合肥作為安徽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菜餚不僅有自己的風味特色，而且還匯集和融合了全省各地菜餚的精華。特點是鹹鮮適中，醬香濃郁。主要烹調方法以燒、燉、蒸、鹵為主，善用鹹貨出鮮，醬料附味。代表菜有李鴻章大雜燴、三河酥鴨、包公魚、吳王貢鵝、薺菜圓子、風羊火鍋、壽州圓子等。

淮南是豆腐的發源地，豆腐菜餚歷史悠久，品種繁多，是徽菜中的一塊金字招牌。淮南豆腐選用當地的新鮮大豆，採用泉水精製而成，色澤潔白，質地細嫩，具有「白如玉、細如脂、嫩如膚、濃如酪」之美譽。淮南菜主要特點是鹹鮮香辣、滑嫩味濃，採用燒、炸、煎、蒸等主要烹調方法。其代表菜有八公山豆腐、奶汁肥王魚、清湯白玉餃、淮王魚煨豆腐、壽桃豆腐、椒鹽豆腐排、曹安土公雞等。

隨著時代變遷，績溪的徽廚逐漸走向大江南北，從清末到新中國成立前，績溪人在上海、武漢、南京、蘇州、杭州、長沙、重慶等大中城市經營徽菜館有二百五十多家。新中國成立後，不少徽菜廚師前往蘭州、太原、洛陽、鄭州、北京等地發展徽菜業，開發了徽菜的新天地，改革開放後更給徽菜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梅蘭芳的祖輩

鄧小秋

京劇大師梅蘭芳，馳譽中外，世界聞名。他出身於梨園世家，四代從藝。祖父梅巧玲（旦角），伯父梅雨田（琴師）、父親梅竹芬（旦角），女兒梅葆明（老生）、兒子梅葆玖（旦角），都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水平。梅氏一家，在中國的京劇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梅蘭芳的祖籍，原在江蘇泰州。他的祖先，與戲曲事業無關。根據有關材料的介紹，梅蘭芳的高祖，名叫梅世賢，生於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住在泰州以東的薛家莊，務農為生。梅世賢的兒子梅萬春，為梅蘭芳的高祖，生於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成年後，就在泰州城裡胡家雕塑舖學習雕塑，後來定居於石頭人巷，開雕塑舖。梅萬春生有四子。第三個兒子梅天材，是梅蘭芳的曾祖父，生於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當時也子承父業，以雕塑業謀生。

後來，太平天國起義，兵荒馬亂，災難頻頻。這時，地處蘇北的泰州，百業蕭條，店舖閉門，梅家頓時生計沒有着落。梅天材死後，家業難以維持，其子梅巧玲等兄弟三人，隨母逃荒至蘇州一帶，由於謀生維艱，只得將巧玲賣給崑山，後又被人販子買去。最後，才輾轉到北京習藝。先習崑旦，後兼演京劇旦旦。梅巧玲，即梅蘭芳的祖父。成名後，長期任「四喜班」的班主。也常進宮演出，聘為「內廷供奉」。著名劇目有「雁門關」、「梅玉配」、「盤絲洞」等，特別在「旗裝戰」方面有所創造，頗得慈禧與光緒帝的賞識，曾流傳有「天子親呼胖巧玲」之句，極一時之盛。

商務版《大時代文藝叢書》

許定銘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叢書中，稱為《大時代文藝叢書》的有兩種，出版風子《廢墟上的花朵》的那套，是由商務印書館一九四〇至四十五年，在重慶及香港兩地出版的。封面則用紅黑雙色印製，約有十來種，這套書有個奇怪的現象：版權頁內未說明究竟是香港版還是重慶版的。我有一個不知是否可行的鑑別法，因當時重慶的出版條件比香港差，像我以前介紹過羅烽的《橫渡》，封面用灰藍色粗紙，內文用劣質土紙的，應該是重慶印的，其餘用白報紙印的，相信是香港所出的了。

商務印書館的《大時代文藝叢書》，重慶版紙質差，不易保存；香港版適逢日軍攻陷威海，所餘亦無幾，不常見，即使專業的工員書，如上海圖書館的《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及徐瑞岳、徐榮街的《中國現代文學辭典》均記錄不全，鳳子的《廢墟上的花朵》及周文的《救亡者》均不見有。

這套《大時代文藝叢書》，我見過的還有：田濤的《大別山荒僻的一角》、老舍的《殘霧》、李輝英的《火花》、李長之的《苦霧集》和王亞平的《紅薔薇》；據說還有後來成名於台灣、寫過幾十本書的名作家尹雪曼（一九一八——）的散文小說集《戰爭與春天》（重慶商務，一九四三），這是他的處女集呢！

放飛心靈

言止善

三十年來，國家經濟上的變化可謂大矣。當年，買一個饅頭要糧票，買一塊肥皂要肥皂票。如今要向一個中學生講這種情況，是很要費一番口舌的。一九七八年中國外匯儲備僅有一點六七億美元，聊勝於無，到了二〇〇八年，這個數字超過了一點七萬億美元，增長了萬倍以上。

對於個人而言，最愜意的應當數心靈受到的束縛越來越少。當下的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帽子」，什麼叫「棍子」，也不知道「出身」為何物。如果你到大街上隨機去採訪一個青年，問他是什麼出身，或者他屬什麼家庭成分，他會莫名其妙，抑或會認為你有精神病。他可能不知道，在三十年以前，正是這個「出身」，是劃分人的「等級」的一個「標準」，一個人的升學、就業、提職等關乎命運的大事，都和這個「出身」有不可的過關。過來人都知道，沉甸甸的出身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心靈枷鎖。

改革開放的春風已將以出身品人的「標準」掃出了人們的視野，多元的務實的評價人才的好方法應運而生。本文只談一下一個新近出現的選拔優秀中學生的活動，即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二日頒發的邱成桐中學數學獎。該獎不同於以往國內其他數學獎，它借鑒美國「西屋科學獎」的組織和選拔方式，完全由學生自主選擇基礎數學和應用數學領域的研究課題，以團隊協作的形式完成研究計劃並向評審委員會遞交專題研究報告，經初審、覆審和答辯程序決定優勝者。它與人們熟知的高中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有大的區別，與數學題目的答案出題者自己在賽前已經知道，「邱賽」則不然。「邱賽」的形式決定了它具有更加多元的選擇，它鼓勵學生發揚團隊精神，允許他們自由運用任何能夠接觸到的數學技巧（包括奧數賽所禁用的微積分）。有學者很形象地將奧數比賽比喻為短跑，將「邱賽」比喻為馬拉松。眾所周知，兩種賽跑的優勝者都是出色的，但各有所長。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邱賽」寓學於樂，將科學研究和集體活動結合在一起，是激發青少年科學潛能的有益活動。

世界上最偉大的是人，人最偉大的是心靈。「一切人間奇跡都是人的心靈的創造。就個人而言，能讓心靈放飛是最大的幸福。就國家而言，哈耶克有一個很好的論斷，他指出，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就是鼓勵一切個體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探索。

記周太玄二三事

王鵬



周太玄（一八九五年——一九六八年）



最近，筆者在國家檔案館裡，看到建國初期政務院總理辦公室日誌記錄，有這樣一段記載：「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晴，下午五時，恩來同志約見民主人士周太玄先生。」由此引起筆者的興趣，開始查閱有關周太玄的資料。

周太玄，我國著名教育家、生物學家、翻譯家、詩人、社會活動家，曾用名周焯、周無，號朗宣，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日生於四川省新都縣，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三歲。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漫漫求學之路

周太玄在學前就開始學習中國古代的詩詞和典籍，八歲在峨嵋進小學，一九〇九年考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辛亥後該校併入府中學堂，即現在的石室中學，與郭沫若（鼎堂）為同班同學。周太玄於一九一一年在石室中學畢業。此時，四川的有志青年為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紛紛奔赴北京、上海求學。他考入上海中國公學政治經濟專業學習。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北京召開了「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會議。發起人有李大釗、王光祈、周太玄等七人。會議決定王光祈任書記，李大釗任編輯，周太玄任文牘，後來毛澤東、張聞天、鄧中夏、惲代英、趙世炎等都參加了這個學會，並成為其中的活動分子。

一九一九年二月，周太玄赴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一年八月「少年中國學會巴黎分社」成立，周太玄當選為書記。「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時期影響最大的社團之一，它的會員遍布世界各國，尤以法國為最多。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會開幕不久，周太玄就到達了巴黎。為了將巴黎和會的消息發回祖國，辦起了「巴黎通訊社」，及時把巴黎會議的情況傳回國內，對「五四運動」的爆發，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學術報告和形勢報告，有時公開指責國民黨當局，被稱為「紅色教授」。

與《大公報》的緣分

周太玄確實與《大公報》有緣分。一九一二年周太玄在中國公學學習期間，胡政之（後是《大公報》總經理）正在此任教，兩人即相識，胡喜歡這個學生。一九一六年周太玄在北京擔任《中華新報》編輯，張季鸞（後任《大公報》總編輯）正是這家報社的總編輯，自然過從甚密。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會期間，周太玄與國內來採訪會議的胡政之在巴黎相遇，胡的一些稿件就是通過周的「巴黎通訊社」發回國內的。這些就為以後周太玄在《大公報》發表文章和參與《大公報》工作奠定了基礎。

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周太玄就為重慶、上海《大公報》撰寫「星期論文」，並兼任該報副刊《現代思潮》（週刊）的主編。

據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四八年，他共撰寫「星期論文」十五篇以及不計其數的署名文章。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投擲的原子彈在廣島爆炸之後，就在這物理學科取得輝煌成功的時候，作為生物學家的周太玄，對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作了深刻的思考。他對人類未來作了引起了人們注目的科學預測，以長篇專論《瞻望人類的未來》連載發表於一九四六年十月的重慶《大公報》上。他預言的在物理科學世代之後將出現以研究人類本身的生物學世代，現在已逐步在實現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周太玄到香港後和楊東尊一起，參與領導《大公報》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王芸生離開香港北上解放區，委託周太玄和楊東尊主持香港《大公報》的言論。

在香港期間，周太玄在協助中共黨組織在團結民主進步人士方面，也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兩系統在港人員的起義，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在港機構和人員的起義，都包含着周太玄的辛勤操勞和從中斡旋。

學術成就卓著

一九五〇年三月，周太玄從香港回到重慶，受到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親切接見，並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文教委員會委員；四月，他又到北京，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副總理、李維漢部長、胡喬木署長的接見和宴請，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此後一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一九五一年九月，他出任四川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即校長）。一九五三年五月，經郭沫若院長的提議，他調北京後相繼就任中國科學院院務委員會委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副局長、局長，科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自一九五五年開始又兼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一級研究員。

周太玄對水母研究填補了國內的空白，被稱為我國研究腔腸動物的鼻祖。他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動物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後，曾組織和帶領人員從鴨綠江口到北海市對我國沿海地區水母分布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前後花了兩年的時間，採集了大量的標本。

此外，周太玄還參加了國際合作的調查。僅在他和他的學生共同撰寫的《煙台水螅水母的研究》（載一九五八年第二期《動物學報》）一文中，提出的水螅水母類就有二十五種是我國第一次記載，四種是太平洋地區第一次記載。他為我國此項研究工作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他治學嚴謹，工作深入，有遠見，有抱負，主張編輯工作和科研工作相結合，努力培養高素質的編輯隊伍。他曾主持編輯出版了《世界科學譯叢》，在建國初期對我國科技事業很有參考價值。他還主編了《中國動物圖譜》，出版了《動物誌》和《建國十年科學成就叢書》等，這些都是具有較高水平和較大影響的科技書籍。他為我國科技出版事業和科學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周太玄一生在擔任教學、科學研究和行政領導職務的同時，還勤於著述，孜孜不倦，並十分重視科學普及工作。他為我們留下的生物學著作很多，重要的有《Chrysaora 生活史之研究》、《動物心理學》以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科學普及讀物《地質學淺學》、《腦》、《地球》、《生物學與長壽》等，還有《法國教育博覽》、《一九三五年度的世界科學》。譯著共有一部，主要的有《古動物學》、《人的研究》、《達爾文以後生物學上諸大問題》、《人的科學》、《物種》等。

用。與此同時，他在巴黎補習法文，與徐特立、蔡和森、蔡暢、向警予、李維漢、李富春等是同學。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他在法國南部的蒙彼利埃大學學習，獲得教育碩士學位，接著又進入巴黎大學研究院。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他潛心研究生物學，曾分別在法國科學院、法國動物學會、生物學會的刊物上發表了九篇研究報告，另外還有植物學報告、地質學報告及五十多幅詳圖、一百頁的博士論文。他以其在腔腸動物、特別是在水母的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解決細胞研究中的染色問題上的重要突破，於一九三〇年被授予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

周太玄在旅法期間，還經常與國內的李大釗保持着通信聯繫，《李大釗文集》（下卷）內收錄了一封李致周的短信。這封短信寫於一九二一年：

「太玄吾兄：久不通信而心常相念，想知己當不以此見怪也！茲有女高師學生林君寶權、蘇君梅等赴法入里昂大學，到法時務乞為照拂一切。兩君皆研究文學者，關於學問上有所質詢，亦請隨時賜教為幸！京中教潮已告解決，愚生方在京，不日當回川也。專此，即頌旅安！弟李守常 八月初二日」

在中共早期領導人中，除李大釗之外，周太玄與趙世炎接觸最多。在一九六〇年春，周回憶趙說：「我認識世炎同志時間比較早，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夏間，……從那時的初次見面，世炎給我的印象便特別深切。世焜（即世炎三哥）純樸，不多講話，世炎卻於熱情靈動之中表現一種又誠摯又英發的氣概。主要是他在和我們講話中，更從他所講的他們的生活與學習的情況中，透露出他的條理和毅力。那一次我記得我們在那裡幾乎談了一個下午，因為除了需要好好了解他們的情況以外，主要的還是從很多方面都感到同他們，尤其是他，談得來，談得高興。」（《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

潛心教育事業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周太玄婉言謝絕了巴黎大學研究院的挽留，應成都大學校長張淵之邀毅然回國，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委員會動物學講座的名義同時在成都大學和成都師範大學任教，是當時四位特聘教授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川三所大學合併為國立四川大學，一九三二年他被聘為該校理學院院長兼生物系主任、教授。

周太玄非常重視教育工作，在青年時代即曾譯著過十多篇有關教育的文章。在川大任教後，他主要講授無脊椎動物學、胚胎學、細胞學、遺傳學、動物生理學、生物學概論、進化論等，不論學生多少應開的課都開出來，凡無人教的課程他都承擔。他基礎深厚，學識淵博，教學內容充實精當，教學態度嚴肅認真，又諳熟教學方法。學生讚譽說：「聽周先生授課可說是一種藝術享受。」

一九三六年夏，周太玄赴歐洲考察和學術交流。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日戰爭爆發，周太玄毅然由歐洲回到上海，從事抗日救亡工作。

一九三九年他因反對國民黨黨棍程天放出任四川大學校長和實行「以黨治校」而憤然罷教離職。這時，他開始為在重慶《大公報》撰寫「星期論文」和文化教育方面的社評，是年他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成為重要成員。

一九四〇年他又應西康省省長劉文輝的延聘，擔任西康經濟研究所所長，深入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和當時的民主人士葉聖陶、張友漁、沈志遠、黃業眼等經常集會，與葉聖陶共同創辦了具有進步傾向的「新世紀學會」。

一九四三年，他再回四川大學任教授委員會主席。這時，他的思想非常活躍，經常在一些學術團體和大、中學校作

初識拉薩

楊菊三

秋日的拉薩，陽光柔和，天氣清朗，藍天中白雲繚繞。與別處不同的還有，穿梭在街頭的，多了藏袍藏帽的風範；橫披店面，多了藏文藏字的清正。下意識的我們，確認自己是扎扎實實地站在這座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日光城」了。我們是從西寧坐火車到拉薩的，走的是青藏鐵路，也就是雪峰、草地、牛羊編織的「天路」。二十五個小時的奔波，到目的地時，已經接近晚上十點。同行的六人，最擔心的是高原反應，這是對生命禁區的挑戰呢！儘管大夥出發前都做了應急總動員，但當真正到了西藏，還是心有餘悸。不能急，說話要輕聲的屏息靜氣，行動要緩慢的慢慢辦理，要嚴防感冒，不要凍着；要耐得廢埃，不要動要喝多水，不要大興奮……在種種的要與不要中，我們漸漸地適應了高原的氣候。拉薩是世界上最上海拔最高的自治區首府。既是雪域，氣候條件就與平原地區大相逕庭。這最高空氣中的氧氣含量僅百分之六七，站不丁會給你氣短胸悶的煎熬；這裡太陽光的紫外線殺傷力特強，姑娘的臉蛋大多烙上「高原紅」的印記，對於初入藏者，用不了多久就能讓你褪去一層皮。儘管這裡「冬無嚴寒，夏無酷暑」，一年三千多小時的陽光，但眼不見為心，當然八九月份是這裡的雨季，但這雨總是在夜間偷偷地地下，也伴有轟隆轟隆的雷聲，一俟天亮，就雨收雲散，還你一個晴好的日子。我們是在拉薩住了四個晚上，日夜都電閃雷鳴，雨聲淅瀝。這時窗外的氣溫才二十來度啊！但拱圍在拉薩城的八座山上，卻風起雲湧地爬滿白花花的花的積雪，每天早晨都給你一道景色，一個驚喜，進而給你一個好心情。

在拉薩，在西藏，想要迴避風雪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三伏酷暑，依然是連續的雪峰，綿綿的雲霧，讓人處在亦真亦幻的虛無中，感受雪域高原從容不迫的綢繆。拉薩城西北的布達拉宮，傲然屹立，在紅山之上，夏季只像微雲入懷，是難以親歷到雪的體溫的。因為紅山不高，白色的精靈還未飄到你的身上就融化了。但我們在布達拉宮，能夠看到四圍的各式建築，還能夠看到流水湯湯的拉薩河甩身東去的柔美腰肢。在西藏人居第二，而有一百二十多萬平方公里，全國位居第一；而拉薩的城面積卻只有三十五平方公里，顯得略小，但在高原，在人口稀疏的西北，也不失為一個繁鬧的都。

除了布達拉宮雄踞於城之一隅以外，鮮見高樓，難覓大廈，但隨着二〇〇六年青藏鐵路的貫通，各類旅遊設施得到了全面升級，星級的酒店會讓你感覺到家庭的溫馨，清新可口的菜餚也會讓你的食慾大增。拉薩的鬧市區以八廓街為最，而八廓街的中心是大昭寺。大昭寺的建築是文成公主定的調，歷史的古樸加上時代的新潮，使得這座佛事聖地，有名寺的招引，有寶貴的吆喝，天上的街市說什麼也得降臨人間；西藏總共二百八十多萬人口，藏族佔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而在全體各民族的拉薩街頭，卻是漢藏混雜，兩個民族的中心在拉薩，有全國各地來「掘金」的，有充滿着支援西藏建設愛心的志願者，還有毗鄰的四川老鄉的擠擠挨挨，所以即便是遠在天邊的神秘之地，也是曠達的，繁榮的。

這些年來，我在內蒙、新疆、雲南、貴州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到處跑，大街上能夠見到本真民族聚聚參差若若，可在拉薩城裡，便變得司空見慣了。藏衣藏袍色彩艷麗，尤其是穿在姑娘們身上，則顯得更加妖嬈迷人，美得你忍不住來它個注目禮。西藏這塊世界上底蘊最深厚的土地，靠的當然是喜馬拉雅山的奮力抬舉；而拉薩城的發跡，則是靠祖國人民的八方支援。有一首名叫《迎新城》的歌，早在三四十多年前就將拉薩唱響了，如今在拉薩街頭聽到，更多了切身的體驗。